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6)水落石出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六章：水落石出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TITANS的兔子

校对：WY

润色：TempoConcussion、JC

“相较于恶友相伴，我宁愿孑然一身。”

“你好！

我是飞板璐（Scootaloo），或许你听说过我（因为我真的很有名），看过我在去年GALLoPS（Grand Athletic Living Legends Patriotism Showcase，传奇爱国运动展演）里那酷炫的表演；亦或只因为我是红色赛车手（RedRacer）的创立者。

……

不过，前面的这一切都是废话。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欧米伽级的最高安保警戒协议已经生效，而你现在……现在……啊，该死！！

真对不起。

好吧……那现在，我以避难厩科技副总裁的身份通知你，鉴于你对周围小马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与责任感，你已经被任命为避难厩的监督（或者，针对二十四号避难厩的情况，应该叫雄监督），来负责管理这个由避难厩科技建立的，用于保护生命的地下掩体。就算避难厩科技的总部已经……应该说……化为瓦硕荡然无存，我们的目标依旧屹立不倒。

你的避难厩被选中参加一项重要的社会实验。和其他避难厩一样，你的避难厩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小马在避难厩的正常生活。不过在这之上有一个更高的目标，甚至优先于拯救那些小马的生命。避难厩科技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，所谓的首要目标不会对拯救我们带来任何益处，它只能将自我毁灭的时间略微拖延。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我们之前哪里出错了，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并且时刻准备好，在避难厩大门打开之日就用这个方法去拯救小马国……以便于延续当今的领导者为小马国所曾付出的一切努力……

……见鬼！我……我真希望永远没有小马会听……听到这个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他们真的想毁了我们，真的？……

……真抱歉。我又没对着稿子念了。我说到哪了？噢，是的。总之，避难厩科技的职责就是为确保未来能有一个更加……更加稳定的社会而努力。

在你办公室的保险箱里，你会发现一套特别指南和你所进行的任务的相关指引，以及如何在避难厩中履行你职责的所有细节的资料。无论何时，如果你确信你在项目中参与的内容，正威胁着你负责的小马们的安全……考虑到大局……你应当立刻停止任务，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纠正现状。除此情况之外，你都必须遵守避难厩科技下达给你的指令，以确保我们能够对你的特殊职责的每一步及时做出评判。

谢谢你，为了所有的各位，为了小马国……

……

谢谢你，或许上天能够怜悯我们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根本不想看这条信息。现在我脑海里对于避难厩的认知完全被扭曲了，我只想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。

“遗忘过去，拥抱未来，对吧？”我用蹄子敲着柜台，“苹果威士忌（AppleWhiskey），再来一杯你家的招牌酒！”

苹果威士忌，路遥酒店的经营者兼调酒师，又递过来一个杯子。他在我眼前把七个苹果放在柜台上，一字排开——美丽的金苹果，和我之前游荡期间遇到的苍白无味的苹果一点也不一样——然后，随着他的独角依次从上面扫过，苹果一个接一个神奇地变成一瓶瓶世间最美味的、能缓解痛楚、放松心情的苹果发酵饮料。我后面，灾厄在地上敲着蹄子欢呼喝彩，店里还有几只雌驹也随着发出一声欢呼。

“不知道为啥，但我真的很惊讶，”我靠近灾厄，低声说，“毕竟你们领袖是一只公马。”

灾厄竖起了他的耳朵，一脸惊讶而困惑地看着我：“领袖？咱们可没什么领袖！“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是生气还是忧虑。

我挥了挥蹄：“我从机械精灵那里听到的，当那玩意还不是守望者的时候。”

灾难看着我，更困惑了。过了一会，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：“什么？红眼（Red Eye）？”他转向酒吧的其他小马，“嘿，大伙儿们，小皮以为红眼是我们头儿！”

酒吧内瞬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“我的天，姑娘！”我们面前，一只笑倒在柜台上的雌驹说，“红眼只不过是个自负到爆的家伙！嘿，你不听广播吗？没听过DJ说的话吗？”

“哈？”

“啊哈，对。”隔壁桌子某只小马表示赞同，他刚刚从他赌友们那里赢了一堆瓶盖，后者们正怨恨地看着赌博转盘上的色块。“让红眼出现在这里，把新苹果鲁萨变成他所谓的‘新世界’试试？看我们不把他集结起来的什么‘兄弟会’给打的渣都不剩，直到他跪地求……”

“快下注！”旁边的小马生气地打断了他。

“所以……”我正在努力消化这些刚收到的信息。这酒真适合遗忘一切，但还不至于妨碍思考，“……机械精灵不是守望者的那个声音是红眼，而他也不是你们领袖……”

“守望者又是什么玩意儿？”我旁边的雌驹插嘴问，“那些机械精灵不过是些可以动的收音机，红眼不能通过它们监视小马，它们可不是什么摄像机！”她转向灾厄，“我是说，你能想象如果他真可以通过它……”

好吧，我知道这说法不对，那些机械精灵真的用于监视其它小马，只不过没有多少马知道，守望者曾和我提过这些事情。

一只小马突然在柜台后面叫喊：“嗨，苹果威士忌！来段DJ如何？”苹果威士忌抬头看向放在架子顶上一个褐色箱子，上面的电线接着酒店各个角落的音响。他的角微微一亮，收音机便被打开了，一个甜美的女声，或许是我至今听过最甜美的声音（或者说第二，跟薇薇的声音真的很像），从音响里面娓娓传出。

“How did this happen?  What have I done?”

“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这一切因我而起？”

“I was only trying to help, but I caused so much pain.”

“我只想尽我所能，却让大家受罪。”

“I wish I could hide.  Wish I could run.”

“我希望我可以躲避，可以远远逃离一切。”

“I wish I could find a way to do it all over again...”

“我祈祷可以拥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……”

她的声音，还有她所唱的歌，如此神圣、悲伤而充满决心，以至于那些不愉快又重新回到我眼前。我觉得自己快哭了，但却不得不强迫自己将眼泪留在眼眶里。酒能帮我把这些忘掉，于是我一口干掉眼前这杯，示意酒保给我注满。

“...I lost sight of the war while fighting my battles.”

“……我身处战争之中，却早已忘记我的初衷。”

“and now I carry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addle...”

“整个世界的罪过，现在都担在我的鞍中……”

天哪，这首歌伤感到不能忍受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碎了。我得赶快找点事转移自己注意力：“DJ？谁是DJ？”

答案来得很快，酒店里所有马几乎都有什么话想说。

“当然是DJ Pon3！”

“DJ Pon3世间永存！”

“废土之上最棒的音乐！”

“…是的，所有的歌都是最棒的，总共十二首？还是二十首来着？”

“他是个尸鬼，所以永远不会死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，拥有DJ Pon3这个称号的小马一直在变。我小时候DJ可是只雌驹！”

“我听说他是只天马，他的电台在云上，所以他知道废土上发生的任何事。”

“乱说，所有小马都知道DJ Pon3的电台就在马哈顿（Manehattan）废墟外的十马塔（TenponyTower）！”

“他也是个尸鬼！他从战前一直活到了现在！”

“事实上，我听说第一任DJ Pon3其实是只雌驹，叫维尼尔·斯库奇（Vinyl Scratch）。当斑马的野火毁掉马哈顿的时候，她没能幸存下来，但她外甥女活下来了，最后就在十马塔定居下来，秘密接替了她的责任。”

“我听说那是她的妹妹。”

我彻底懵了，灾厄则在一旁看着我傻笑。稍微离他近点的时候，他悄悄跟我说：“总会有一个DJ Pon3在那儿。”

此时此刻的氛围中，那个似乎无限美丽而又忧伤的声音突然拉高音调：“（How can I fix this? How many times must I try? Please, this time, let me get it right!）我怎样才能弥补过错？又要经历多少次失败？这次，一定要让我挽回所爱！”

音乐消失了。随后一个声音从广播中传出:“这里是DJ Pon3，刚才那首歌来自甜贝儿，告诉我们一条废土真理：所有小马都做过令他们后悔莫及的事。好了，我的小马驹们，现在是新闻时间！还记得我说过‘两只小马从二号避难厩偷跑出来’这件事吗？好，现在有听众报告称，体型小一点的那位拿下了小马镇中心的掠夺者聚居地，顺便还救出了几个俘虏——包括小呆，那位大家都爱戴的《废土生存指南》的作者！嘿，孩子，我代表大家谢谢你！接下来是小马国天气预报：天空依旧乌云密布，可能会伴有降雨，枪战或者血腥的屠杀……”

我太吃惊了，以至于没听进去接下来的报道。DJ Pon-3刚刚在广播上提到了我。骄傲和恐惧顿时萦绕在我心头，但后者很快就烟消云散。我才在外面闯了不到一个星期，就已经名扬废土……还被冠上了本应属于远比我更有资格的某个英雄的称号。

“……最后提一句，另一个避难厩居民最后出现在苹果鲁萨附近，糟透了，但她确实去了那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音乐时间。来自宝蓝莎莎（Sapphire Shores）的‘太阳怎能永远躲藏’。让你的嗓音传到塞拉斯蒂娅耳边吧，莎莎！”

一瞬间，周围一切看上去都停滞了。什么？！？我转向灾厄：“苹果鲁萨附近？这里不就是苹果鲁萨吗！”

灾厄窃笑，真感谢他并没有取笑我对废土的无知。“根本不是，小皮！这里是新苹果鲁萨！有新的总该有个老的，不是吗？”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“你不会想接近老苹果鲁萨的，知道吗？那里是个贩奴镇！”

苹果威士忌过来插话：“不过，如果是去做生意，就一点事都不会有。我自己就把一些上好的招牌威士忌卖给他们那群蠢货。”

我惊呆了，这一定是在开玩笑！“你……和那些奴隶贩子交易！？”

“咋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有一列火车去那里。”

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。“你和奴隶贩子交易！？！”

灾厄小声跟我说：“你也不想想咱为什么从来不在这里住。”看来答案不用多说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第二天早上，室外暴雨如注。我看向火车，昨天一晚上我都在帮吊车装货，顺便锻炼念力，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起自己的。唯一和前几天不同的是，我现在弄清了那批货到底运到哪里。

“咱昨天就不该给你说这镇子和奴隶贩子做买卖的事，对吧？”灾厄正在一旁检查战斗鞍。

我的头又沉又晕——昨天喝了太多苹果威士忌——还好脑子依旧可以想问题。我知道这么做很蠢，可那里有奴隶贩子，有奴隶需要拯救。虽然我这么做，或许是不想辜负自己在广播里被严重夸张化的名声；但我之前也被奴隶贩子抓到过，对此深有体会，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会到达那个有奴隶等着其他马拯救自己的地方。“是的，你不应该告诉我。”

“好吧，我跟你去。早就想给那鬼地方几发枪子了。你也晓得，咱俩一起去总有机会成功。”

他的话让我无比宽慰。

“我去和小呆谈谈补给的事。我可不想有谁最后把弹药或食物在那鬼地方用光。我们可以坐火车翻山越岭，但很可能得走着回来。”

我仔细想了想，突然意识到即使我们有足够的补给，那些我们救出来的小马又怎么办？那些小马会乐意跟我们一起走吗？这些问题肯定不会阻止我的行动。但我必须想办法让那些拉车的小马愿意等我们，在我们“抢劫”正和他们做买卖的镇子时。我跟灾厄说了自己的忧虑。

“如果你真想让他们等我们，那你最好快点……”他这样回答，但马上又有主意了，“咱知道什么能帮咱们了！”

灾厄立刻跑开，留下我继续对着火车干瞪眼。

等待的那段时间，我尝试再熟悉一下火车。平板车和货车是装补给的。这列火车只有一节乘客车厢，是用来运送小马的。一节华丽的红色车厢跟在后面，而在前面的是一个带着烟囱的大铜车头。感觉一堆车厢像违章建筑一样排的乱七八糟，此前我对火车一无所知，不过看上去我现在的理解也没好哪去。

我十分好奇地向其中一个车夫询问有关的事，他也很高兴为我解答。

“最后那节我们叫‘守车’，”他抬起蹄子指了指末尾的红色车厢，“那地方是用来休息的，如你所见，上坡的时候拉车队会不停轮班；一个队出力拉车，另一个队边休息边提防掠夺者。下坡的时候两队都可以休息，我们也是利用休息来防止车速过快。”

然后他又指了指最前面那个火车头：“那个叫‘引擎’，本来用来牵引火车的。虽然我们只用它鸣笛，驱赶铁路周围的变异老鼠。”

啥？“引擎是用来拉火车的？我以为你们都是自己在拉车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

“引擎没有煤不能运转，而我们又弄不到煤，即使我们弄到了也没有煤水车，所以得自己拉。”

这根本说不通。“所以火车头是用来拉火车的，但它不能拉火车，所以你们不得不一起拉火车和火车头？”我一定漏掉了什么东西。

“是的。”

**呃呃，**“好吧……你们为啥不去弄点煤？哪里能弄到煤？”

车夫向我翻了白眼，“小马国早就没有煤了。”我感觉脑子被狠狠敲了一下。“所有的煤都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。”

“那怎么……才能把煤……运到这儿？”

“当然用火车！”

**呃呃呃！！**算了吧！我打死也不会去了解这破车了！这谈话实在太伤脑子，而且严重拉低了我的智商！

地面上的积水溅起水花，灾厄终于回来了。在那个车夫回到岗位上后，灾厄双腿站起来挥舞前蹄，做了个愚蠢至极又相当神经质的表情：“呜哈！所有的煤都在那遥远而古老的地方……那地方同时出产成打的斑马士兵！呜——哈！”

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：“弄好了？”

他退几步放下前蹄，从鞍包里拿出一盒罐头，用嘴衔了过来。我用念力飘近看了看，罐头上有被刮花的斑马图案。

“他们把这玩意儿叫派对时间曼他特（Party-Time Mint-als）。是用普通的曼他特……和一些别的东西调配的。保证能让你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处在派对的狂欢中。它能放空你的感觉，放空你的思想，让你成为全废土最会耍嘴皮的小马。”

我怀疑地打量这东西，但马上就放松了，试试又能有什么坏处？我用念力打开罐头，把一小片放进嘴里尝了尝。不得不承认，味道还不错，虽然略微有点苦，但我感觉不到自己和之前有什么区……

哇！！！

整个世界突然聚焦起来，颜色变得更明亮更愉悦，就连雨水都变得那么和谐。我的脑袋！我思考问题从来没这么清晰过，没什么难题能难倒我！塞拉斯蒂娅在上，我这辈子哪里还能找到这么奇妙的东西？！

我现在信心满满，沟通突然变得特别容易，我可以说服任何马去做任何事！很快就能证明！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几小时后，我正透过客厢的车窗观赏路上的风景。天空慢慢变暗，雨下得越来越大。我依旧记得二十四号避难厩附近悬崖上那条湍急的瀑布，默默祈祷暴风雨不会在我们上山时带来麻烦。

说服车夫停下来等我们变得很容易，那个派对时间曼他特的药效过了后，我顿时感到世界失去了色彩，而自己蠢得要命，但我没有马上接着吃。其实，如果不是灾厄抢走了那罐头，我一定会再来一片。就算这样，我还是偷偷瞥了一眼他的鞍包。

呃，想想别的。我试着调到DJ Pon3的频道；然而，雷雨天中我几乎听不见广播的声音。马上快要离开新苹果鲁萨，同时也离开信号的覆盖范围了。我试着用哔哔小马再找到个音乐电台，接着就调到了机械精灵的音乐。灾厄皱着眉让我把它关掉了。

我再次遥望着窗外的风景，让自己飘扬的思绪缓缓沉淀下去，最后集中在了小呆身上。我身上这件避难厩多功能马铠升级成了护甲，还得多亏那个怪异却乐观的天马尸鬼。可怜的小马，她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夷为平地，受尽其他正常马的冷嘲热讽，还要背负这些记忆活几个世纪。掠夺者、奴隶贩子……她曾在他们二者的蹄上受尽折磨。事实上，别说看着，光是想想都够我恐惧的。而这还不够，身为尸鬼，她的脑袋里就像有一柄利刃，高高悬挂在理性之上，随时都可能落下。我惊讶于她依然不是行尸走肉。我依然记得她温暖的微笑，不禁疑惑为什么她看上去这么乐观……

我彻底想通了。

灾厄满脸疑惑：“你咋突然就笑起来了？”

只是在嘲弄自己罢了，我略带责备地摇头：“欢笑是一种美德。”

“啥？”

我微微一笑，收起方才的举止：“咯咯的笑不是，哈哈的笑当然也不会是……发自内心的笑才是，即使全世界把所有负面事物倾泻在她身上，她也不会被……压垮。”或许稍微拓展了一下欢笑的定义，但欢笑一定是一种美德！

转身望向窗户，我感觉自己今天比以往任何一天都精神百倍。

一道闪电突然划过。我倒吸一口气，吓得赶紧从窗户边跳开。我发誓自己刚刚看到了什么，一个跟大星座熊（Ursa major）一样大的粉色小马的脑袋，似乎就在山顶上，正笑嘻嘻地俯视着我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灾厄在雨里冲我喊道。

火车接近苹果鲁萨了（老苹果鲁萨）。此时此刻，我和灾厄正站在乘客车厢的防雨篷上，狂风骤雨抽在我们脸上，拉扯着我们的鬃毛和尾巴。我点了点头作为回应。

他用前蹄抱紧我，伸开翅膀乘风而去。暴风雨将我们吹离火车，灾厄开始向一个可以俯瞰整个贩奴小镇的山脊飞去。

狂风不断拽着我们，我不禁担心我们会摔死，但灾厄一直保持在正确的路径上，最后安全着陆……而我立刻摔了个狗啃泥。

灾厄大笑起来。我使劲抖了抖身子，把至少一半的泥水都甩到了他身上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我们很快停了下来。不管美德与否，总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让你去欢笑，但总之不是现在。我把自己的双筒望远镜递给灾厄，掏出狙击步枪，通过瞄准镜观察那些破旧的木屋：脱轨的火车，简陋的金属围栏，以及关押奴隶的笼子——构成了整个老苹果鲁萨。而我们之前搭乘的火车刚刚到站。

此时此刻，暴风雨将天色弄得非常暗，加上火车那边分散注意力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偷偷溜进去了。透过狙击镜，我可以看清建筑之间的过道、关奴隶的笼子旁有很多卫兵巡逻的黑影，而笼子里的奴隶凄惨地躺在倾盆大雨中。

这情景似曾相识。

“灾厄，你待在这。我去打头阵。”

“咱大老远来可不是为了傻站着。”

我用念力把狙击步枪飘给他。“你掩护我，如果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会迅速退回来。除非你认为你比我更擅长撬锁，或异想天开觉得我能凭空长翅膀带你飞出去。”

他显然不高兴，不过还是认同了我的计划。

我飘起小麦金塔，确认已经装满弹药，然后就从这个湿滑的山脊上出发了。我不希望碰上不得不开枪的情况，并不是因为想放那些奴隶贩子一条生路，而是因为我的小麦金塔，它开枪的响声不是一般的大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当我快到第一个笼子的时候，一道闪电从天上掠过，照亮了周围的环境。真是多亏这道闪电，否则我片刻后就死了。正因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脸不断抽搐着。

地雷。

那些该死的奴隶贩子在笼子周围布满了地雷。雨水冲掉了一些地雷表面的浮土，橘黄色的金属外壳反射着光亮。一定还有更多的地雷，但我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，也不知道都埋在哪。

和吊车练习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对悬浮魔法的运用娴熟了很多，但我也仅仅只能把自己飘过栅栏。我没任何把握能把所有奴隶同时飘到安全的地点。

“喂，谁在那里？”一个奴隶贩子的声音从远处的黑暗中传来。很明显我不是唯一一个借闪电的强光看见什么的小马。真见鬼！

我尽可能悄悄溜开，我不想离开那些关着奴隶的笼子，但我需要更多时间。开枪肯定会把整个镇子的奴隶贩子都引来。而我也肯定不能在那个奴隶贩子呼救前空蹄解决掉他。所以我决定溜进最近的棚子里躲一下。

我立刻就后悔了。这棚子只有几个房间，楼上还不断传来呻吟声，真希望是两个奴隶贩子在滚床单，我感觉既尴尬又恶心。

我尽力不发出声响，想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我不想站在门的旁边，以防那个守卫决定进屋瞧一眼。我看了看盒子里的东西。我知道这算偷，不是所谓的搜索，但这些马自己也偷其他马卖，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有资格抱怨。

多亏螺丝刀和发卡，我没放过隔壁房间里找到的箱子。我在里面找到了……非常特别的东西。一个小图腾。准确说是一个小马的小雕像，一只橘色身体、黄色毛发的小马，在底座上蓄势待发。然而小马身上三个苹果的可爱标记令我十分困惑，这简直和我小麦金塔上面的标记一模一样。我将它飘近，看清底座上的铭文，写着：“**坚强！（Be Strong！）**”紧接着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。

我不确定这个小雕像对我做了什么……我真的感觉更强壮了！不仅身体上变得强壮，心理上也变得更自信了。我把小雕像放进鞍包，结束了自己的搜寻，然后……

门砰的一声被撞开：“找到你了！”

我四处打量了一下，启动了辅助瞄准魔法，往那只小马身上来了两枪——一枪在头部，另一枪在胸部——在他能用铁钉蹄套够到我之前。

枪声一响，楼上那两只小马立刻停下他们的活冲了下来，但只有一个在下楼前停下来抓了把枪。

**砰！！砰！！砰！！**

小麦金塔如响惊雷一般咆哮，那个拿枪的奴隶贩子甚至连一枪都没能打出来。我用最快的速度给小麦金塔装弹。露娜咒死他们！我现在得处理这个烂摊子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火焰呼啸着从我藏身的石头边席卷而过。

火焰喷射器！那混球居然用火焰喷射器烧我！

“哈，烤小马，晚餐的味道！”一个背着火焰喷射器的奴隶贩子咆哮，“烧烤开始！”真希望他说的话是为了壮胆，这些小马不至于堕落到吃同类吧！

闪电划过天空，伴着顶上隆隆作响的雷声。我跑向一节倾斜严重的车厢后寻找掩护，而火焰喷射器的烈焰在我身后穷追不舍，甚至烧到了我的尾巴！我惊呼一声，窜进了旁边的水坑，直到火焰消失。嗷，嗷，嗷。

“管你在哪里，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”

我缩了回去，拿出了战斗霰弹枪。小麦金塔在干掉五个奴隶贩子后终于用光了弹药。包括两只用霰弹枪的独角兽，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霰弹枪弹药也会用光。

那个用火焰喷射器的奴隶贩子走到拐角旁，被我用霰弹枪糊了一脸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
我很快从尸体上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物资，把战斗鞍留在了那里。我既没天赋也没接受过专业训练，那玩意对我来说毫无用处，我也不需要多余的负重来减慢自己移动速度。现在，我紧张地看着自己附近越来越多的敌对目标。

算上刚刚那个，加上之前棚屋的三个，我已经放倒了九个奴隶贩子。看上去不少了，但要解放整个小镇还远远不够。只是，这么老半天的枪声居然没引来更多奴隶贩子，我或多或少有点惊讶。大概雷声太大盖过了枪声吧，而且这帮家伙似乎狂妄到了极点，以至于根本不去寻求任何支援。但除了该死的运气，更该死的奴隶贩子以及这鬼天气外，肯定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！

与奴隶贩子的交火使我不断后退，不断接近小镇中心那个巨大的多层谷仓。窗户里漏出的灯光照亮了周围的环境，伴随着谷仓内各种古怪的噪音。再靠近一点，我听见了歌声。我检查自己哔哔小马，发现老苹果鲁萨完全不在任何频道的信号范围内，除了机械精灵的频道。（我完全理不清机械精灵的广播到底怎么覆盖整个废土的，可能它们可以相互接发信号。）但屋内的音乐完全不是机械精灵的广播传来的曲子。

走前门简直是自杀行为，不过悄悄从通向二楼的通道摸上去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我安静地爬了上去，就在我打开后门的瞬间，狂风突然重重把门推开。我不禁缩了出去，又慢慢把头探进去。屋子空荡荡的，一只小马都没有。房间里塞满破旧的家具和老文件柜。柜子里有瓶盖、弹药，还有好几包烟，现在都归我了。我不会抽烟，也没有兴趣去学，不过我可以把它们卖给小呆，然后小呆会把它们卖给那些会抽烟的小马，苹果鲁萨可有好多这样的小马。

而正前方那扇门后面是一处高台。从上面俯视下去，我能看见这房间主体是一个酒馆，里面拥挤着各种喝酒、赌博以及看表演的小马。舞台正好就在我下面。高台环绕着整个大厅，上面有警卫四处巡逻。好在他们都紧盯着下面混乱的马群，现在还没注意到我。

等等！我……我认得那个歌声！我立刻趴在高台上，从边缘探头望向下方那个歌者。

薇薇·莱米！

蹄注：升级

新技能：强念力（二级）——你能用独角兽魔法飘起先前三倍的质量。此技能可以和强念力（一级）所带来的效果叠加。但必须先学会初级技能才能学习该技能。

画师nevobaster